

心香一瓣

“风一样”的风草园

●韩春苗

长满草的园子，不一定是荒芜的，比如风草园。

风草园是朋友的园子，园子里“草盛豆苗稀”，而朋友又有一个“风一样”的昵称，于是我们就戏称此园为“风草园”。

“风一样”说“园子里长啥吃啥，只要它们长了，就当宠物一样养着。无论是艾蒿、艾草、马莲，还是黄芪、紫苏、水稗草，或者灰菜、苋菜、苜蓿菜。”他大概是崇尚“野花向客开如笑，芳草留人意自闲”吧。

那天，我们七八好友相约着去风草园雅聚。门早已大开，风和“风一样”都在门口等候。风是微醺着的，而“风一样”是微笑着的。

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别致的菜

园。小园门口左边一棵菩提树，圆圆的青绿的菩提果缀在枝头。据说菩提子可做相思豆，多好的寓意。但人到半百可能就会无欲无求，轻拿轻放了。见菩提便觉得小园多了几分禅意，门口右侧是一盆迷迭香，枝条肆意生长着，手指轻触便有香气四溢而出，浓而不腻。园里野草野菜中一些辣椒、豆角、西红柿以及几株玉米和向日葵顽强地挤在其间。向日葵几乎要高出屋顶，举着金黄的大花盘，貌似有点骄傲。有三两颗柿子熟了，在草底偷偷黄着红着，鲜明媚目。从从簇簇的苜蓿菜间有几棵辣椒，惹我眼拙没有一眼认出，还憨憨的指着园中一角问：“园子里怎么长这么多苜蓿菜呀？”“风一样”略过原因，只说结果：“苜蓿菜长得可好了，我都吃多少了。你细看，辣椒都结了。”我定睛细辨，果然，混在苜蓿菜间的辣椒秧上挂着几个辣椒，差不多可以吃了。草可是

长疯了，想在哪儿就在哪儿长，想长多高就长多高，想直溜地长就直溜长，想弯曲地长就弯曲长，想成堆长就成堆长，想单独长就单独长，简直是肆无忌惮，毫无章法。看着满园杂草，瞥了一眼“风一样”，我明白了德莱顿说的“疯子自有疯子之趣味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

最有情调的是园中的那条“水榭长廊”。说长也不算长，十米是有的。拱形藤架笼罩着紫苏夹道的鹅卵石小径，架上的葡萄和豆角一串串垂下来，像绿色风铃，风从中吹过，仿佛拨动着一个个灵动的小音符。清凉的井水从藏在草间的水管流出，漫过了整条石径，一会儿又流入两侧菜园，把一颗颗卵石冲刷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清水的洗濯卵石格外水润，紫苏也全株水嫩，仿佛一碰都能滴出水来。卵石间还有一个小巧的白底青花小酒壶静立在旁边。木几上的紫砂壶氤氲着茶香，禅茶一味

在这样的廊园中是那么契合。

我们在廊间听风赏草，对饮小酌，谈文字，谈哲学，也谈人间烟火的热。风吹过来，又吹过去，花香弥漫，满园碧草自在地舞蹈。

风草园远离尘嚣，有苔痕上阶绿，有草色入帘青。这里种了满园的风，满园的草，也种了满园的思想。荒草入眼不觉荒芜，倒觉得有几分雅致。朋友说“风在，草在，我也在。我在风草之中等你。”那么，你呢，在还是不在？来还是不来？

作者简介：

韩春苗，洮南市一线教育工作者，白城市作家协会会员，白城市楹联协会会员。散文、随笔散见于《东北作家网》《绿野》《瀚海》《山河》《洮南宣传》《府城文艺》《白城政协》等。

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

佛榆：二级古树，树龄300年



- ▲树种：榆树，榆科，榆属。
- ▲位置：通榆县瞻榆镇前进村。
- ▲等级：二级古树，树龄300年。
- ▲状态：树高10米，胸径100厘米，冠幅10米。现为正常株，生长环境良好，现存状态正常。
- ▲古树历史：该树于1724年自然生长。

古树故事

相传很多年前，一位僧侣来到此地被这棵榆树吸引，在此结庐而居，开始了漫长的修行生涯。树因僧而名，僧因树而传，至今仍有很多人到此祈福。

文图来源：《白城古树名录》、白城市融媒体中心

沉默的稗子

●于艳丽

决心做一棵沉默的稗子
放弃无用的耳朵和眼睛
只保留一颗心
有一颗心就足够了
这无边无际的容器
我将把这一生都置身于此
我用它储存风和雨露
也用它来储存月光

那五千年来的月光啊
照得我的骨头一片宁静
我将在这容器里
生长 死亡 并保持沉默
请不要打扰一棵稗子的沉默
这是它对世界唯一的要求

二

作为一棵稗子 果实虚无
却能长出劲风折不断的骨头

这坚硬的钙质 源于大地的疼痛
一棵不会折腰的稗子
才有资格嘲笑野火
灰黄色的大雨和闪电
都来吧 来吧
倾听一棵稗子的沉默
雷声隆隆 或许是谁在呐喊

三

田垄不是我的爱人

镰刀也不是
我属于荒野上的月光
那清澈的月光之泉啊
只有它能够洗净稗子的尘埃
那卑微的稗子……
那骄傲的稗子……

作者简介：

于艳丽，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吉林省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，洮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她的作品曾在《天池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时代文学》《诗东北》等期刊杂志上发表。小说作品分别被收录进《2014年中国小说精选》《2018年中国小说精选》《2019年中国小说精选》《过目不忘：50则进入中高考的微型小说》等年选。

从庶民到皇家

黄的色彩文化史

●邵昱

在中国人心中，黄色有着特殊地位，它总会让我们联想到古代皇家的威仪，当明亮鲜艳的黄色遇上光滑华丽的丝绸，似乎就能平添一种“帝王之气”。黄色的这种“超能力”从何而来？

在没有化学染色的古代，中国染匠早已深谙自然染色之法。他们从草木花叶中提取出天然的黄色色素，将其染制成风格各异的黄色衣衫。黄色，是古代染匠从自然中撷取的最常见的色彩，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说，黄色太过寻常，很难与高贵的画上等号。

事实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黄色一直是庶民之色。借助隋文帝的个人色彩喜好，黄色的贵气才开始显现，并在朝代更迭中一路“逆袭”而上，一步步晋升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中药可以染黄袍

用中药材来染黄袍，这听上去是不是很酷？在中医古书中，绝大部分天然染料有着另一重身份：本草中药。伴随不同时期的帝王对不同黄色的喜好，各种染黄本草先后登场，在“可药”的功能外扮演着“可染”的角色。

可以用来染制黄色的本草有十多种。黄枥与柘木的枝干，川黄蘗与关黄蘗的树皮，山矾与葶草的枝叶，栀子的果实，郁金、姜黄与地黄的根茎，国槐的花蕾与花朵，都是经典的黄色染料。

这些染黄本草的染色工艺也较为简单。大部分染黄本草只需通过煎煮法滤取染液，就像熬煮单味中药一样，将面料直接浸入染液就可染色，如黄枥、柘木、黄蘗、山矾、栀子、郁金、姜黄。少部分染黄本草则需在煎煮浸染之后，再用明矾水进行媒染染色，如葶草、槐花。地黄的染色相对复杂，需要将新鲜地黄加草木灰捣碎绞汁后进行染色。



栀子果实可以染制橙黄色调 图片由作者提供

隋唐皇帝为何穿黄

在获得帝王色彩的身份之前，黄色在中国色彩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种如日光般耀眼的色彩，既代表着大地的颜色，又代表着中央之色与五行中的土色。或许是因为黄色易于染制、气质亲民，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，古书中可以找到的黄色与帝王袍服之间的关联非常有限，仅限于方位用色或时令用色，例如皇帝的五郊或五时袍服，就包含黄袍。

黄袍正式进入帝王的视野，是以隋文帝为起点的。按照隋文帝时的服装规制，皇帝在视朝、听论、宴见宾客时应穿着白色服装。但相对于白色，隋文帝更喜欢穿着黄纹绛袍。一开始，隋文帝只是在宴见宾客时穿着赭黄袍，后来在常朝时也改穿黄袍，甚至将朝服也改成黄袍，只是加十三环朝带以示区别。这场由皇帝引领的色彩风尚影响巨大，黄袍在皇室与朝堂百官中流行开来。当时黄色并不是禁忌色，民众也纷纷效仿，黄色成为贵贱通穿的流行色彩。

此时的黄色在时尚与礼制中产生

了极大反差，一方面在习俗上深受上层社会喜爱，另一方面在制度中仍属大众服装色彩。

唐代皇帝沿袭了隋代习俗，同样偏爱赭黄常服。在唐高祖时，黄色仍可君臣通穿；到了唐高宗时，皇帝开始颁布禁黄令，逐渐将臣民排除在黄色服装的制度之外。从总章元年开始，臣民“一切不许着黄”，黄色成为皇帝常服的专用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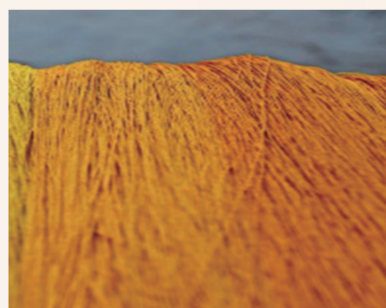
隋唐时皇帝所穿着的黄袍色，被称为赤黄色或赭黄色，是种十分温暖的橙色，多用黄色染料黄枥和红色染料苏木混合染制而成。黄枥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。初夏开花时如云似烟，因而得名烟树；变种黄枥深秋叶红，层林尽染，著名的北京香山红叶指的就是黄枥。根据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用黄枥枝干煎水染制织物后，如果再用草木灰水进行漂洗，就可以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调。

宋元明皇帝穿什么黄

“陈桥一夜袍袍黄，天下都无解睡床。”赵匡胤身披赭黄袍在陈桥发动兵变，建立宋朝，赭黄也因此成为皇权的象征色，深受宋代皇帝喜爱。赭黄或淡黄，成为宋朝皇帝在大宴和常朝时所着衫袍的固定色彩。

无论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国、女真族建立的金国，还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，本族服饰与汉族服饰都呈现出融合兼存的状态。建国之初，辽金元都以本民族服饰旧俗为主，随着政权的进一步稳固，汉族服装礼仪文化的地位开始抬升，两种文化产生了交融合璧的独特面貌。

契丹族、女真族、蒙古族都喜好白



黄枥树干可以染制金黄色调 图片由作者提供

色服装，但是随着汉族服饰色彩文化的不断影响，以唐宋为基本框架的服装色彩体系也开始发展起来。辽国皇帝在重熙五年以后开始穿着汉服，公服与常服改为赭黄袍。金太宗即位以后，将常服改为赭黄袍。元代皇帝在大宴时虽穿着本族服饰，但是严禁庶人穿着赭黄色。渐渐地，黄色在辽金元时期成为皇帝的心头所好，成为庶民不可逾越的色彩禁忌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，礼制不备，他召集儒士们修撰礼书《大明集礼》，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明确黄色的地位。明代皇帝的常服最初采用月令色彩，只有在祭祀皇帝的土王之日才穿着黄袍；永乐三年以后，皇帝常服改为

杏黄色缂丝双凤花卉纹缂衣料 北京故宫博物院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黄袍。在存世的明代皇帝画像中，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穿着黄色常服的皇帝形象。

黄色不仅在前朝是明朝皇帝的专属色彩，在后宫也是明朝皇后的专属色彩，成为区分妻妾地位的一道鸿沟。洪武三年时规定，皇后与妃嫔都可穿着诸色团衫，但妃嫔的“诸色”有一项重要限定，就是“准不用黄”。

同时，黄色延续着唐宋以来的礼仪制度，是臣民不可触碰的禁区。多位明朝皇帝颁布过禁黄令，除赐服外，严禁臣民穿着或使用代表帝王的黄色系，包括黄、柳黄、姜黄、明黄等色。

宋元明时期的黄色，呈现出深沉高雅的金黄色调，主要由柘木染制而成。柘是与桑并重的经济型树种，从先秦时开始，就有在农历三月保护桑柘免遭采伐、后妃命妇亲躬蚕事的月令。柘木的枝可以造弓，根可以入药，叶可以饲蚕，果可以充饥，通身是宝。同时，柘木的树干可以染出从浅黄色到金黄色的丰富色调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黄色染料。

清朝皇室的黄色等级

在清太宗“衣冠为一代旧度，不相沿袭”的理念下，清朝皇帝颠覆性地变革了服饰制度，同时也创建了一套全新的色彩等级体系。

在废旧立新的过程中，黄色依然代表至高无上的帝王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清朝皇室的青睐。

清朝初建时期，服装制度虽然还

很粗疏，但是黄色已经成为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色彩分界。清太祖曾多次制定禁黄令；顺治帝颁布了《服色肩舆永例》，除了御赐之外，禁止官员穿着黄色与秋香色；雍正帝则将明黄、石青、大红、月白四色确定为皇帝礼服的月令色彩。

在这个色彩制度之下，乾隆帝又将黄色细分为明黄、杏黄、金黄（类似于橙红色）、香色四色，分别与不同等级的皇室成员相对应。明黄色对应帝后、皇太后、皇贵妃，杏黄色对应皇太子、皇太子妃，金黄对应皇子、贵妃、妃，香色在黄色中的等级最低，对应嫔、贵人、皇子福晋、郡王福晋等人。

与前朝皇帝相比，清代皇室更喜欢穿着鲜艳的黄色。槐米（或槐花）与栀子成为黄色染料的主角，并通过添加少量红色染料，细腻地区分出黄袍的不同色阶与色相。

槐米染料是指国槐的花蕾，可以染出鲜亮的明黄色；栀子染料是指山栀子或水栀子的果实，可以染出灿烂的橙黄色。这两种染料药染兼用，使用历史非常悠久；直到清代，染用功能逐渐替代药用功能，真正成为“人染家用，于药甚稀”的本草。

在五正色里，原本低调的黄色，因为皇帝个人的色彩偏好，逐步变为皇帝专用色。

隋唐皇帝喜好赤黄，宋元明皇帝喜好金黄，清朝皇帝喜好明黄，黄色的地位一路攀升，从日常走向高位，至今仍在中国传统色彩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。